「吉娃子」出生了

川北重镇——南充城，坐落在长江支流嘉陵江边。它依山傍水，风光秀丽，物产丰富，古来就被誉为“果乡”和“丝绸之乡”。

在南充城以北五里的嘉陵江岸边，有一片茂密的青？林。青？林与相邻的马家坡，合称为舞凤乡清泉坝村。村里一所院落居住着姓罗的人家，这便是罗瑞卿的故居。罗家经过世代挣扎劳碌，含辛茹苦，到了罗瑞卿祖父一辈，算是有了些家业。可到了岁春庭也就是罗瑞卿父亲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这一辈，家境却日渐衰败，罗瑞卿就是在这时来到了人世间。

这年正好是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的第二年——1906年夏天。

麦黄的时候，罗鲜氏该生产了。可是预产期已早过了，一直等到第八天，孩子还未生下来。开始，罗鲜氏还在呻吟，渐渐地只剩下游丝般微弱的呼吸，后来竟昏了过去，人事不省。

“人怕是不行了，快去请你岳丈大人过来。”

罗蒲氏摸了好久才摸到儿媳妇的脉搏，眼睛闪过惊恐的光，焦急地吩咐儿子罗春庭。

鲜锦堂这几天一直在等女儿生产的消息，好不容易今天把送信的人等来了，听说是难产，刚刚放下的心，重新又提到了嗓子眼。

“走，快带我过去。”

鲜锦堂一到青？坡罗家老屋，顾不得那些规矩，抬脚闯进了女儿的卧房，见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失去血色的脸，仿佛一张白纸。鲜锦堂万万没有想到女儿的生产，处在这样危险的境地，又急又气，转身向着女婿罗春庭：

“你还要等啥子？快去请接生婆啊！”

罗春庭看了一眼母亲罗蒲氏，便喊上长工一道，赶紧出门。

接生婆是南边青？坡方圆数十里出了名的接生老手，一见罗春庭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早已明白了大半，故意摆出不慌不忙的架势，用调侃的语气冲着罗春庭道：

“罗家少爷，给你道喜啦，生个金童还是玉女？”

罗春庭虽说听着不是滋味儿，但也顾不得生气了，只好勉强笑着哀求：

“哎呀，我的婆婆，啥子时候了，还说笑话。我家媳妇不得行了，请你老人家快去看看。”

接生婆两个眼白往上一翻，几丝轻蔑从有些干瘪的嘴唇边浮出：

“哟！人不得行了，才来找我，我是神仙呀？你妈不是很得行的吗？今天也晓得求我啦？”

跟罗春庭来的长工，一见接生婆这副样子，赶紧在旁边打圆场。

“婆婆，我们青？坡一带，哪个不知道你老人家心肠好，像个大慈大悲的活菩萨，你老人家总不能见死不救啊！”

接生婆翘起嘴角冷笑说：

“救命，救命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我救了多少命！可你们罗家就没有把我这个老婆子放在眼里。”她恶狠狠地瞪了一眼罗春庭，“晓得这样，早先做啥子去了！平时不烧香，临时抱佛脚，到了这步田地，我也莫得法子，回去跟你妈说，她眼睛里头没得我，我还不稀罕哩。你们家的门坎太高，我这个老婆子人老气力衰，跨不进去。还是另请高明吧。”

罗春庭无可奈何地走出门，回到家里哭丧着脸把刚才的情况述说了一遍，急得一家人团团转。

鲜锦堂看了一眼躺在床上气息奄奄、脸色惨白的女儿，又看了一眼低头不语的罗蒲氏：

“亲家母，事到如今，也没有多少办法可想了。古话说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我看只有靠你亲自跑一趟，用轿子把接生婆抬来。再迟一步，怕是大人小孩都不行了。”

罗蒲氏是青？坡有名的要强人，今天还是放下了脸面，好话说了一箩筐，终于把接生婆请来了。

接生婆倒也是有些实在功夫，她走近产床边，又是听胎息，又是揉腹部，胎儿终于落入她手里。

“恭喜了，是位公子！”

罗蒲氏此刻很快想起前些日子去庙里在“送子

娘娘’面前 “拴童子”的事，心里暗叫：“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！”

当时，她在菩萨周围的365个泥塑童子中，用红丝线拴了一个又白又胖的童子，现在果真如愿以偿。令人焦虑的是，这位“公子”腿蹬手伸，就是不出声。不知道是他不愿意来这世界，还是冥冥中有只手拦住他不让他来。

接生婆提起娃儿，在红红的小屁股上就是一巴掌，娃儿不吱声，又是一巴掌，依然不吱声。罗蒲氏急得嘴皮直打哆嗦。罗鲜氏哭了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，十月怀胎，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累，可是今天生下来的是……

“叭！”接生婆似乎使尽了全身力气，重重地又打了一巴掌。

“呜哇……呜哇……”婴儿到底哭出声了。

这是最有力量的生命之声，这是最动听的希望之歌。对于一个人的生命史来说，新的纪元开始了。对于一个未来非凡之人的生命史来说，一个非凡的新纪元开始了。

此刻，在产房外的鲜锦堂。忽听婴儿“哇哇”的哭声，忙问：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“大人咋个样？”

“恭贺老爷，大人娃儿都好！”旁边的佣人喜滋滋地告诉鲜锦堂。

“生的是男还是女？”鲜锦堂又问。

“是位公子，老爷的外孙儿！”

“呵、呵！”鲜锦堂欢喜地应着，他原先紧锁的眉头，被这春风般的喜讯拂平了，眼角的鱼尾纹，也随之舒展开来。这时他感到身子有些疲劳，便一屁股坐在大靠背椅上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前些日子他受了女儿的影响，派人去庙里“抢童子”，不觉在心里笑了：“这菩萨还真灵哩！”

“给这个初到人间的娃儿起个什么名字呢？”鲜锦堂问。

罗蒲氏望着罗春庭：“你是娃儿的爸，春庭啊，就由你起吧。”

罗春庭看了一眼鲜锦堂，又看了一眼接生婆，怯怯地说：

“这是接生婆接来的，我看就叫他‘接娃子，吧！”

外公鲜锦堂到底是读过书的人，他把接生的“接”，改成吉利的“吉”。这天是清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九,公历1906年 5 月31日。

抓了个红辣椒

罗蒲氏抱着吉娃子，像抱着自己美好的日子，像抱着自己光辉的前程。她爱抚地摩挲着那细皮嫩肉，儿子头上的一毛一发，在她眼里都无比美丽，就是那尖利,高亢的啼哭,也仿佛歌曲般动听，她忘不了远途拜菩萨的辛劳，也忘不了战战兢兢去“拴童子”的惶惑与不安。现在，到底生了个儿子，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,这“不孝”的第一大的“罪名”终于取掉了。

不久，吉娃子就要满周岁了。按这里的习俗,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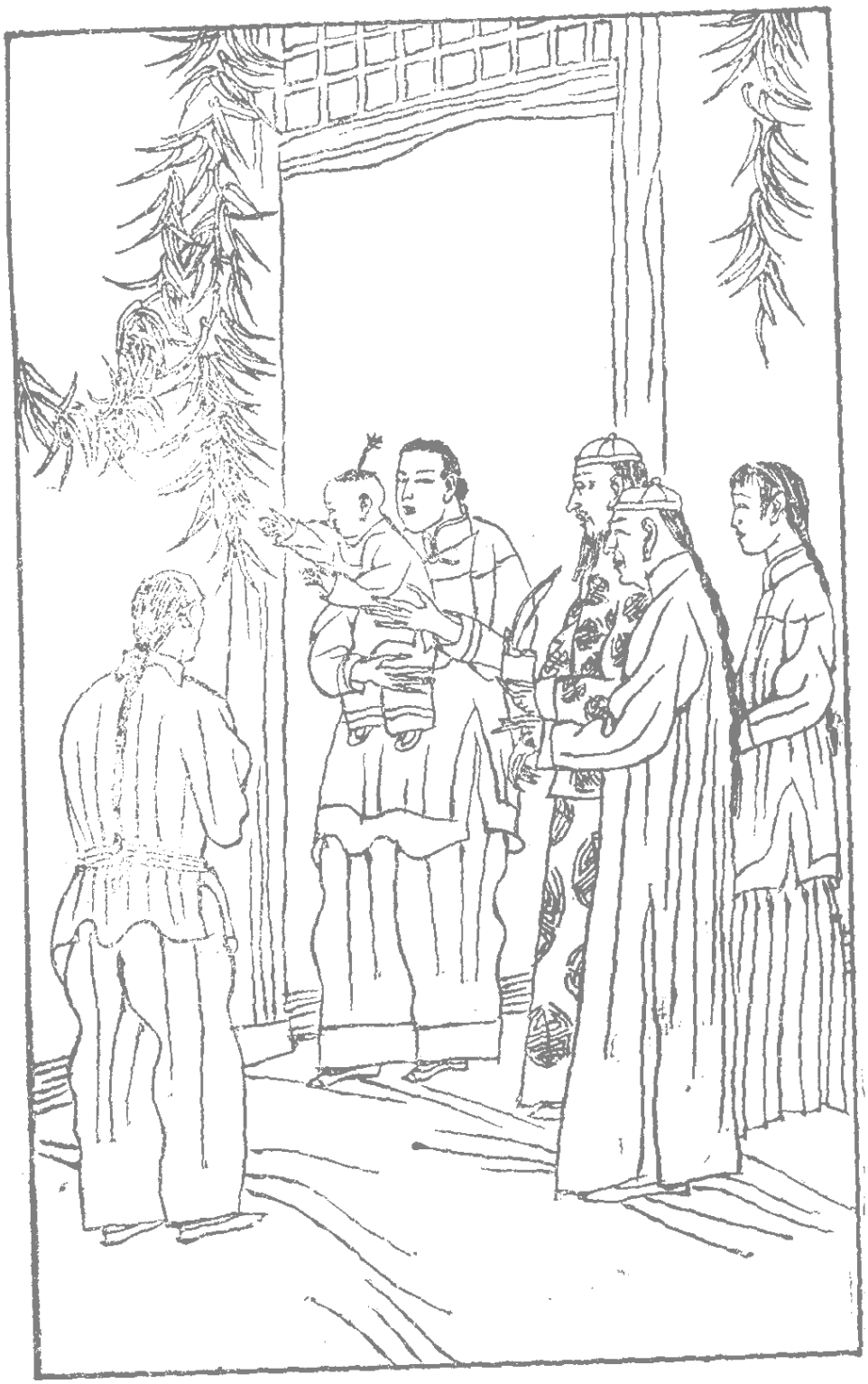
孩满周岁时，要行“抓周”礼，就是在满周岁那天，桌子上摆着各种玩具和生活用具，诸如毛笔、砚台，尺子、剪刀、算盘等，将孩子放在桌上，随他抓取。从他抓取的物品来预测他将来的志向和职业。

再过几天才“抓周”，罗鲜氏特意要求丈夫做支小手枪。在吉娃子出世前，她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吉娃子身穿军服，腰上别了一支小手枪。罗春庭一口应承了，当天就到院内的青？树下，攀着树枝砍了一节，端张椅子，在青？树下神情专注地做起小手枪来。

“抓周”这天，外公鲜锦堂早早就到了女婿家。他特地带来了笔、墨、纸、砚这“文房四宝”。用意十分明显，就是想让他外孙将来好好读书。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，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，这是鲜锦堂深信不疑的。

罗鲜氏先为吉娃子洗了澡，穿上早准备好的新衣，然后抱他来到桌边。桌上已摆得琳琅满目，旁边的人都闪动着好奇和期待的目光。

吉娃子先摸了一下尺子，又摸了一下算盘，都只是摸摸罢了，不知是拿不起还是不想拿。他忽然把手伸向毛笔，鲜锦堂眼睛一亮，爬满皱纹的脸，隐隐浮起一丝自得的微笑。笑意还未消失，他的小手却伸向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了那支罗春庭雕刻得十分精巧的手枪。

罗鲜氏的脸上浮出了笑容，觉得自己同儿子之间，似乎有一种特殊的，只能意会的沟通。她心里暗暗念叨着。这种感觉掀动着她感情的波澜，可是吉娃子的小手移开了，这让罗鲜氏很失望。

吉娃子已经把所有的物品摸遍了，就是不抓。“抓周、抓周”，不抓怎么行？人们此刻无可奈何地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，谁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，只是焦急地注视着吉娃子，这神秘莫测的娃娃，他要干什么？

蓦地，吉娃子的小手指向堂屋外的大门边，人们的目光随之移向那里，仿佛这是无声的命令。大门边光光的，什么也没有。只是挂了串辣椒，又红又亮，像一串红玛瑙。

吉娃子指了一次又一次。母亲只好把他抱到那里去。他伸手抓下一个，还没等身旁的人回过神，他已麻利地把一个辣椒放进嘴里，两片细嫩的薄唇，不停地叭嗒着。一会儿，小脸涨红了，小嘴张开直吐气，显然，这是被那燥辣烈性的“朝天椒”辣坏了，但他并不哭，只是张嘴吐气。

人们这时才清醒过来，为吉娃子的“抓周”惊叹

不已,议论纷纷：

“将来是一个种庄稼的好把式！”

“是个‘辣椒大王’！”

鲜锦堂慢条斯理地摇摇头，沉吟片刻：

“我看是个‘辣椒性子’！”

有月光的夏夜

吉娃子的母亲罗鲜氏，梳着光洁的头发，穿着淡青色湖绉滚宽边的大袖短袄，慈蔼而红润的圆脸上洋溢着微笑，对谁说话都是柔柔的甜甜的。可是，近来她的脸变长了，下巴也尖了，红润从脸颊上渐渐消失。她刚嫁过来时，罗家还是殷实之户。可是传到罗春庭一代，丈夫不务正业，整日游荡。常说“兴家犹如针挑土，败业好似水推沙”。没有多久，罗家便像“水推沙”般衰败、破落了。

眼看吉娃子渐渐长大

了，她自然地联想起“孟母三迁”、“岳母刺字”这些故事来。

“我的吉娃子，你愿听妈妈给你讲故事吗？”

“妈妈，我想听。”吉娃子闪着一双亮亮的大眼睛，欣喜地望着自己的母亲。

“来，我搬纺车，你搬椅子，我们到院坝的青？树下去讲。”

在夏夜的月光下，青？树显得浓郁而挺拔。枝叶映在院地上，微风中，好像一幅幅跳跃的图案，给人以温馨和惬意。

“我先讲个《精忠传》给你听。”

罗母甜润、温柔的嗓音，随纺车和谐、轻盈的转动，一起流泻出来。

她说，早先在宋朝的时候，北宋的金兵老是来侵扰，宋朝的两个皇帝都被抓走了。这时候，宋朝出了个大英雄，叫岳飞。他打起仗来十分勇敢，咬着牙，瞪起眼，恨不得一枪把金兵都戳死，金兵看见他都害怕。他呀，打一仗，胜一仗，不管在哪里，只要一听岳飞的名字，吓得魂都没有了。金兵统帅带信给岳飞，愿送珍宝，请求给金兵让路留情。

罗母讲到这里，忽然停下来，用手指了指身旁

的那棵笔直高大的青？树说：

“可是岳飞的性子哩，就像这棵青？树，又直又硬，一口回绝了金兵的收买，而且比先前打得更凶更猛，立了好多的功。老百姓十分敬重岳将军，只要一提起岳将军，人人称赞，自己不吃不喝，也要把粮啊，肉啊，送给岳将军的部队，你说，他能不打胜仗吗？”

吉娃子背靠青？树，听得入了神，他为金兵的入侵而愤恨，为百姓的逃亡而同情，更为岳飞的勇敢而感动：

“岳飞好，岳飞好！妈妈，岳飞现在在哪个地方啊，我每天少吃一碗饭，也要把粮食给他送去！”吉娃子扑到母亲怀里，使劲地摇晃着母亲的身子。

“唉！好人命不长啊！可惜他早已不在人世了！”

吉娃子的母亲长叹了一口气，忧伤地低下头。

“为什么，为什么不在呀！”吉娃子又使劲摇着母亲的身子。

“被人害死啦！”

“被谁害死的？妈妈，你快告诉我，我去为他报仇！”

吉娃子把拳头捏得紧紧的，在坚硬的青？树上捶

打着。

母亲轻轻抱过吉娃子，心疼地看着他捶红了的小手，爱抚地为他轻吹着，柔声地安慰他，要为岳将军报仇就先要学本事。接着又讲了岳母刺背，精忠报国，还有秦桧弄权，投降卖国，以及岳飞父子风波亭归天等故事。吉娃子听得入了迷，那个岳将军，成了他幼小心灵里的圣人。

“妈妈，听人说世上的英雄，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。那岳飞是天上的什么星呢？”

吉娃子从母亲的怀里站起来，偏起脑袋问罗鲜氏 。

罗鲜氏凝视浩瀚的银河，一时不知指哪颗好。

“是这颗吗？”吉娃子指向右边那颗。

“不像，那是猎户星。”

“那颗呢？”吉娃子这次把手伸向左边天。

“也不像，那是大熊星。”

“一定是那颗。”吉娃子把手指向正中那颗。

“那是天王星，可能就是它吧，反正是最亮的一颗。”

“对，就是那颗，最亮最亮的，照亮了我们的院坝，照亮了我们门前的路。”

吉娃子欣喜地肯定道。

“我的好吉娃子，将来等你长大了，就要从门前那条路走出去哩。”

罗鲜氏紧紧地把吉娃子抱在怀里，仿佛抱着她未来的命运和美好的希望。

“弯弯的月牙小小的船，

小小的船儿两头尖。

坐在小小的船里看，

小小的星星蓝蓝的天。”

罗鲜氏今夜特别高兴，她哼起了清泉般的儿歌。她在娘家时读过书，像岳飞这样的故事，她心里装了好多好多。嫁到罗家，丈夫不争气，现在她将一个藏得深深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了。她柔美甜润的歌声，在幽远空旷的夏夜里徐缓地漾开，仿佛一泓清 水荡起了美丽的涟漪。这涟漪抚慰着她自己，也滋润着吉娃子的心田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